

多名被禁足人员密集发声,自我忏悔的同时揭露足坛欠薪之恶

# 掩耳盗铃只会令中国足球越陷越深

一周观察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回头来看看真的很蠢,为了四万块钱,不光辜负了球迷,还换了一个缓刑三个月(的判决),背上了案底。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球员,没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平,单纯地想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如果能够重来,我一定会好好踢球。”原江西北大门队球员杨文吉在收到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罚单之后,通过社交媒体发出心声,对于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他进行了忏悔,与此同时,更揭露了欠薪对于职业球员的巨大伤害。

相关部门都展现出坚决打击足坛“假赌黑”的态度。帮助中国足球重建干净的竞争环境,吸取过往的经验教训尤为重要。名单公布后没多久,多名禁足人员密集发声,认罪认罚之余,集中揭露了自己涉案前中国足坛的欠薪情况有多严重。据杨文吉透露,从2022年4月加盟江西北大门到当年12月17日,他仅收到了四笔薪资共38852元,这与俱乐部承诺的月薪12000元、全队单场赢球奖金10万元相去甚远。杨文吉表示,当时低级别联赛球队欠薪是普遍现象:“那一年我的孩子出生后没多久我就感到很焦虑了,我也30多岁了,需要养家糊口。我想过其他的办法能不能增加一点收入,但说实话,我真不会别的了,除了踢球我什么也不会。”

比杨文吉更早加入江西北大门的孙冬,因收受24000元同样被处以终身禁足。他表示,俱乐部从2021年开始欠薪,共有16个月没有发钱,他说自己并没有奢望通过那笔“黑钱”发财致富,只是想能够解决一下房贷,而不是再去伸手向爸妈要。“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我承担自己做过的错事,我只是不想让父母有那么大压力,让家里过得舒服一些。”孙冬表示,他在忏悔之余也希望外界能了解当时的中国足球是什么情况,“哪个球员不想好好踢球,每个月能正常发工资的情况下,谁愿意冒这个险?”曾效力于辽宁宏运、重庆两江竞技、陕西长安竞技等队的丁捷是终身禁足名单中名气较响的球员,面对欠薪问题同样弱势。他透露,自己职业生涯期间共

被欠薪1100万元。被禁足五年的原黑龙江冰城队外援埃沃洛也表示,2021年有数月没拿到薪水,在一场胜利后拿了本队队长给的5万元,据说是补发的奖金。前上海申鑫球员邵江没有涉及此次风波,他披露称:“腿都为球队拼断了,工伤也认定了,医疗费康复费30万元都是自己垫付,就给了一张无限期的欠条。”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违法犯罪都是不可容忍的行为,杨文吉、孙冬、丁捷等人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欠薪这一恶疾为何在中国足坛屡禁不止,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的中国足协也应该积极反思。事实证明,早已推出的职业联赛准入制度,对于解决欠薪恶疾根本没能取得预期中的效果。根据几名禁足人员的自述,他们被

欠薪的时间节点大多在2021年前后,那段时间也恰是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解散最密集的时刻。2020年职业联赛开始前,共有包括辽宁宏运在内的16家俱乐部退出,其中11家因“存在欠薪”未能通过准入审核,其余五家俱乐部则是主动退出。2021年,又有包括中超卫冕冠军江苏苏宁在内的六家俱乐部退出职业联赛。从2020年的“16”到2021年的“6”,数字大幅下降,但事实证明,并非因欠薪情况有所好转,而是因为历史上最漫长曲折的职业联赛准入审核流程——从多次推迟准入材料提交时间,到取消宣布准入结果的发布会,再到多次推迟公布准入审核结果——那一年中国足协无数次“践踏”了当初设定的铁一般的原则。当时有一位足协官员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如此说道:“如果都以最初的准入材料提交截止日为节点,没交材料的全部不通过,那么三级职业联赛的球队可能只剩下一半不到,联赛还怎么打?”显然,在“刮骨疗毒”和“维持稳定”这道选择题中,当时的中国足协选择了后者。只可惜,这种粉饰太平没能挽回中国足球的真正复苏,反倒加速了“黑化”。总共多达120场假球,以及第一批60名禁足人员,证明了这样的行为只是在自欺欺人。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准入审核年复一年,但欠薪情况始终未能根除,哪怕在当下的2024赛季,欠薪依然困扰着三级职业联赛的多支球队。如何真正处理好接下来的准入审核,是否能按照规定严格查验工资奖金确认表以及银行交易资金流水,如何设计合理的机制来保护作为弱势方的球员权益,如何处理那些曾经有着欠薪恶行、至今未能清欠的职业俱乐部……这些难题都将成为中国足协接下来的重要工作内容。违法球员已经受到了法律和行业严惩,违规俱乐部又为何能独善其身?粉饰太平只是掩耳盗铃,唯有壮士断腕才能真正还中国足球一片净土。

本报记者 吴殊

引擎轰鸣,黄土飞扬。赶在台风“贝碧嘉”来临前,MXGP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昨日在上海国际越野赛场刮起“酷旋风”,提前上演最终决战。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33支车队、70余名车手和300多名车队人员,以及九大世界知名的摩托车厂商直接组织俱乐部参与MXGP、MX2、85CC青少年组三个组别的角逐。上海市副市长解冬出席当天的开赛仪式。

作为世界顶级机车赛事之一,MXGP上海站吸引了千余名机车迷到场观赛,其中不乏热爱越野摩托车运动的明星骑手跨界助阵。小时候曾在北京摩托车队训练的李晨,也怀揣过越野摩托车的梦想。“国内已经很久没有举办过越野摩托车赛了,这回听说上海要举办MXGP,我心中一下子燃起了小时候的激情。”随着比赛临近,李晨的朋友圈也“炸了”,小时候一起学摩托车的朋友都在关注这场比赛,亲临现场后,李晨感受到观众们的激情,“你们听到了吗?发车时观众们的欢呼声!”

帅气的装扮、轰鸣的声音、伴以电音动感的节奏,世界顶级机车赛事不仅带给观众极具冲击力的视听感受,也是对选手体能和耐力的极大考验。MXGP和MX2组别的正赛都有两场,每场“30分钟+两圈”,车手在全长约2千米的赛道上驰骋,每圈飞跃16个坡道,最高的坡道高达4.5米,单圈最快1分40秒左右即可完成。两天的赛程因台风紧缩为一天,令原本就是快节奏的赛事难度升级,尤其对于接触世界顶级机车赛事机会不多的六名中国外卡选手而言,更是难上加难。本次比赛的12张外卡半数给了东道主选手,MXGP和MX2各有三名中国选手参赛。

“赛道难度比较大,车辙多,而且深。”第一次参加MX2的年轻车手方响说,“由于两场正赛间歇很短,又要以非常快的节奏跑完比赛,对我来说,不管是体能还是技术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他认为,这场大赛让自己有了和顶级车手切磋交流的机会。趁着新闻发布会的空隙,方响亮和MX2组上

受台风影响MXGP上海站昨日提前完赛

#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刮起“酷旋风”



引擎轰鸣,黄土飞扬,MXGP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在上海国际越野赛场刮起“酷旋风”。本报记者 陈龙摄

海站冠军卢卡斯·科恩聊起了天,比利时代时师哥向他分享了其他分站赛的经历。曾以专业越野摩托车手身份参加过多项赛事的任贤齐对中国机车运动的水平有一定了解。“相较于欧洲,我们的机车运动发展得较晚。以前我必须要去国外看比赛,才能吸收到更多的

比赛经验。”这次任贤齐推掉了其他工作安排,特意来到上海市奉贤区观赛,“全世界最顶级的车手能够来到我们上海,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和鼓舞。我们有很大的市场,有制造业作为后盾,借由顶级赛事的交流平台,我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培养出很多优秀的选手。”

相较于2019年首次举办的MXGP上海站,本届赛事不仅看台席位数增加了一倍,而且在MXGP、MX2两个组别基础之上增设85CC青少年(10-16岁)组,让更多中国小手拥有与国际接轨的舞台。曾致力于将MXGP引入上海的和汇投资集团董事长倪华杰表示,该

赛事以后会在上海持续举办,上海国际越野赛场拥有国内唯一一条符合国际标准的摩托车越野赛道,也将申请成为永久性赛道。“以后观赛将不受天气影响。”倪华杰说,“我们将用赛事和赛场的IP打造,让更多人喜欢上这项运动。”

WTT澳门冠军赛 林诗栋一路赢到底

本报讯(记者吴殊)在昨天举行的WTT澳门冠军赛男单决赛中,19岁的林诗栋以11比5、11比6、11比8、11比8的比分横扫德国名将邱党,首次夺得WTT冠军赛男单冠军,并收获1000个世界排名积分。

WTT澳门站是不少奥运选手在巴黎奥运会后的回归之战,林诗栋这块金牌的含金量颇高。在他一路战胜的五名对手中,四名都是各协会巴黎奥运会一单选手——次轮苦战五局险胜日本一哥张本智和,1/4决赛完胜中国台北一哥林昀儒,半决赛以4比1挑落世界头号男单王楚钦,决赛又将邱党横扫。

其实,林诗栋的突破发生在上周结束的WTT常规挑战赛阿拉木图站,三线作战的他全部夺冠;除了搭档徐瑛彬夺得男双冠军、搭档蒯曼登顶混双之外,他还在男单决赛里苦战七局力克韩国18岁小将吴晙诚。两周的连续作战,林诗栋越战越勇,赢球给了他更多的自信。在WTT澳门站夺冠后,林诗栋表示:“上一周在阿拉木图赢得冠军提升了自己的信心,赢球能给人好的状态和信心。”

在赛场上,林诗栋的球风日渐成熟,在赛场外,他也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当赛现场主持人问林诗栋“作为一位19岁的年轻人今晚要怎么庆祝”之时,“小石头”反问道:“19岁也不年轻了吧?”对于输赢,他显得十分理智,“能赢下来是正常,也不会有什么庆祝”。

凭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林诗栋实现了个人突破,而本站比赛其他四名参赛队友则状态不佳:林高远以1比3不敌19岁的中国台北小将高承睿止步十六强;徐瑛彬被王楚钦淘汰止步次轮;梁靖崑在惊险闯过次轮后,被邱党以3比2逆转淘汰,无缘四强;而王楚钦则负于林诗栋无缘决赛。

此外,在巴黎奥运会结束后首度亮相WTT赛事的孙颖莎,在女单决赛中4比2击败队友王艺迪夺冠。

海港与申花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上海基本锁定中超冠军

本报记者 陈海翔

上周末,随着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在中超第25轮双双取得胜利,而第三名成都蓉城在主场被北京国安以2比2逼平,沪上双雄(海港66分、申花64分)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考虑到目前申花已经领先成都蓉城多达12分,这意味着上海已经基本锁定了今年的中超冠军,海港和申花谁能登上最高领奖台成了唯一的悬念。

下轮中超,海港队将在9月21日客场挑战长春亚泰,申花也将于同日主场对阵天津津门虎,海港和申花双双取胜的可能性不小,但本周两队均要出战亚冠联赛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中超的备战工作带来影响。与此同时,成都蓉城同样将在21日前往客场挑战目前排名中超第八位的河南队。其实无论第26轮联赛结果如何,成都蓉城想要在最后五轮联赛完成对沪上两强的反超,只剩下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与争冠悬念仅留在海港和申花之间相比,本赛季中超的保级形势依然一片混沌。在本轮举行的三场保级大战中,南通支云在客场以2比3不敌长春亚泰,继续以15分排名联赛倒数第一,几乎已锁定一个降级名额,长春获胜之后积分提升至27分,能稍稍喘一口气;沧州雄狮在主场以2比1小胜梅州客家,同样将联赛积分提升至27分,梅州客家则以23分下滑至联赛倒数第二;青岛海牛昨晚在主场以1比1战平武汉三镇,两队握手言和之后联赛积分分别为26分和27分。

目前,在倒数第九名的沧州雄狮(27分)到倒数第二名梅州客家(23分),七支球队挤在4分分差之内,每一队都存在掉入降级圈的可能性。根据赛程安排,第26轮联赛将上演两场重要的保级大战,分别由青岛西海岸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南通支云主场迎战青岛海牛。

本报记者 吴雨伦

随着斯瓦泰克、莱巴金娜、佩古拉、纳瓦罗等名将退赛,今日开幕的WTA500首尔站已没有世界前十的身影;即将揭幕的ATP250杭州和成都站面临相同的窘境,两站的头号种子卢布列夫和胡尔卡奇双双宣布退赛。美网后的亚洲赛季似乎已习惯了这样的开场方式。

2024赛季进入尾声,众多顶尖选手相继选择退赛,直观地反映出日益膨胀的网球赛程对球员的负面影响。德约科维奇曾在今年年初如此感慨:“我们的赛程在所有职业体育中最为漫长,而且极具挑战性。”职业网球成了一项让球员们几乎没有喘息之机的运动,网球管理机构出于自身利益制造出漫长而不合理的赛程,无疑给网球运动的未来埋下了隐患。

## “心理与体力的双重马拉松”

除WTA500首尔站外,即将于9月18日开幕的ATP250杭州站面临多位明星球员缺席,包括卢布列夫、贝雷蒂尼、科达以及米克尔森等人宣布退赛。9月20日开幕的ATP250成都站也未能幸免,胡尔卡奇、孟菲尔斯、汤普森、凯茨曼诺维奇等种子选手无法参赛。退赛的原因大多与密集赛程相关。在横跨五大洲、持续长达十一个多月的赛季中,充斥着紧凑无缝的“背靠背”赛事,考验球员的体能极限,也加剧了他们的健康压力。

英国头号男单、今年美网四强选手德雷珀直言,如今的网球赛程已演变为一场“心理与体力的双重马拉松”。他表示,今年自3月迈阿密大师赛开始,就再也没有个人的闲暇时光。红土赛季、草地赛季、巴黎奥运会、北美硬地赛季接踵而至,德雷珀如今正在英国曼彻斯特参加戴维斯杯,随后就将踏上亚洲赛季的征途,最后是室内硬地赛季。

就在一周前,斯瓦泰克同样表达过对当前繁重赛程的强烈不满。作为女单世界第一,她已经连续两年缺席比利·简·金杯,背后原因直指赛程安排过于紧

# 退赛潮凸显网球密集赛程的杀伤力

密。WTA年终总决赛与比利·简·金杯,往往仅间隔几日,而且在不同大洲举行。赛程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国际网球联合会(ITF)与女子网球协会(WTA)无法达成合理的妥协方案。这无疑对球员的体能恢复与心理状态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斯瓦泰克表示:“我深信,每位球员都意识到这种情况很疯狂,赛程真的很艰难。我们有很多强制性赛事必须参加。我们必须到场,没有时间进行其他训练……因为一站赛事结束,我们就得立即赶往下一站。”

“我知道球员们多年来都是这样过来的,但ATP将大师赛改为两周制,让我们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真是毫无喘息之机,这对身心都是极大的挑战。”德雷珀批评的是ATP超级大师赛计划。在今年九站大师赛中,有印第安纳维尔、迈阿密、马德里、罗马、上海等五站升级为超级1000赛事,其赛程从原本的一周扩容为12天。从明年起,罗杰斯杯和辛辛那提大师赛也将加入该行列。这意味着一线球员们不得不打更多的比赛。

## 管理者与球员各执一词

ATP主席高登奇希望通过战略性投资ATP1000大师赛进一步强化巡回赛的影响力。作为巡回赛中最吸金、最具影响力的赛事,大师赛经过精心策划与扩容,不仅创造数千万美元的额外收入,显著提升奖金池,也吸引了更多观众的目光,将网球运动的影响力推向新高度。然而,球员们却发现自己如同棋子,被这项他们亲手打出名声与魅力的运动所左右。

虽然网坛掌权者表示,更长的赛程实则在比赛间融入了更多的休整日,为运动员提供了更充裕的恢复时间,因为

只有两位选手能打到一站比赛的最后阶段。然而,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大多数球员的认可,赛事扩容后意味着更多人要打更多轮次的比赛。顶尖球员们坦言,在这样的赛程安排下,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密集且高强度的赛程使得休息成了奢侈品。

职业网球运动员协会(PTPA)球员医疗总监罗比·西卡也对所谓“赛事中的休息日”这一说法表示了质疑。他指出,更长的赛事延长了球员在巡回赛赛程中花费的时间,直接压缩了本应用于维持竞技状态所需的训练时间;更严重的是,这种安排加剧了疲惫感——长途旅行的舟车劳顿、持续不断的心理压力以及两场比赛间的漫长等待,无一不是侵蚀球员身心健康的潜在威胁,无形中增加受伤的风险。西卡强调,真正关注球员的福祉与长期健康,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并优化赛事安排。

针对日益膨胀的赛程安排,德雷珀提出了关于球员职业生涯可持续性的问题:“我认为,像我这样的球员要想在职业生涯中保持长久的竞争力将变得非常困难……”《纽约时报》认为,若球员的身心健康不足以触动网球管理机构的神经,那么从网球未来发展这个更自私的角度看,他们也应当采取必要的行动。

随着费德勒、穆雷、小威廉姆斯等网坛传奇谢幕,ATP和WTA正加大力度推广下一代网球超级明星。因此,确保这些新星能够身体健康,进而拥有长久的职业生涯,应成为网球发展的首要任务。《纽约时报》认为,若网坛渴望见证顶尖球员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持续活跃在赛场上,那么管理者是时候真正倾听球员们的声音了,忽视这一挑战带来的长远损害,将远远超过即刻着手解决问题所需承受的短期阵痛。



折戟美网后,德约科维奇(右)稍作调整又亮相戴维斯杯。视觉中国